奉天錄

重刻奉天錄序

秦敦夫先生在都中得奉天錄一冊於龍燮堂觀察云出自徐星伯太史家者攜歸定爲四卷屬不佞校刊焉謹按趙元一奉天錄四卷載於新唐書藝文志與徐岱奉天記崔光庭德宗幸奉天錄等並列意當日獨流傳非廣故司馬温公撰通鑑考異引奉天記八條幸奉天錄九條絕不引趙元一錄殆局內無此也然下逮南宋陳振孫馬端臨皆著之於錄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尚有唐奉天錄一部一冊在宙字號而近日則徐崔兩種久佚趙錄亦絕無僅有矣錄中序交考以年紀或後先參錯恐未必全屬舊貫茲無

所更定若字句轉寫之譌悉心讎正固十得八九疑
弗能明者僅從闕如之義其事跡出於正史外頗多
咸足資博覽而凡厥不同均可彼此互證間有所失
如朱滔自王號冀而此以爲燕嗣滕王湛然從元宗
入蜀在天寶十五載而此以爲預建中是役盧杞貶
新州司馬而此以爲夷州乃元一傳聞之未審者耳
至於新唐書采渾瑊埋伏漠谷事入朱泚傳而云跳
攻長安泚大驚踣榻前今觀此始知瑊抵朱泚營壘
謂奉天城下故與漠谷近非長安也采劉洽白塔戰
事入李希烈傳而云洽引還卒桓少清攬轡曰公少
不利遽北奈何洽不聽夜入宋州今觀此始知洽敗

後夜奔失路反嚮賊營少清意洽將死敵故控之使
迴當日問苔尤詳不解宋子京何以皆誤加竄改如
彼也即是而知其書之可以傳矣踰時告成略舉所
知願與先生及世閒深於史學者平議之道光三年
歲在癸未夏至後十日元和顧千里撰

奉天錄序

唐　趙元一　撰

緬尋太古之初眞源一味自然樸略不同浮華雖垂不載至軒轅氏征蚩尤而廓清四海帝舜黜有苗而綏定萬邦逮乎三王則弔人伐罪暴秦則兼幷天下漢高祖夷兇靖難光武討叛懲奸魏武破袁紹晉武滅苻堅宇文氏破高歡普六氏平陳國太宗擒王竇肅宗定安史故曰亂者理之源失者得之府法令施而逆子誅春秋書而賊臣懼建中四祀朱泚作亂居我鳳巢忠臣義士身死王事可得而言者咸悉載之使後來英傑貴風義而企慕承危伺隙與時浮沉者

其徒非一正史備書故闕而不錄志懷問鼎者不敢
漏網（元缺一字）失簡書直筆直言無矯無妄欲使朱藍各色
清濁分流質而不文焉敢潤色恐史筆遺漏故備闕
也李忠臣三朝名將忽爲叛主之臣洪經綸累代通
儒乃作趨時之士其餘源休蔣鎮之輩敬忠日月之
徒荅屑屑者何足道哉每思南史之筆班馬之作莫
不廢食仰歎且洪流壞堤猶可塞也烈火燎原尚可
撲也逆臣賊子難可遏也睹此妖孽搖動中原莫不
痛心疾首是用書之簡素使好我者慕惡我者懼元
一代居關右世業三秦親睹欃槍熒妍必記雖形闕
奉親而內懷其孝身乖事主而 心荷聖恩每覽䌷紹

紀信之高義感千載而仰慕尋淖齒王敦之遺跡思奮劔而誓心疾惡之志不忘寤寐起自建中四祀孟冬月上旬三日涇原叛命終與元元年孟秋月中旬有八日皇帝再復神都於中可否總紀其事也夫史官之筆才識學也苟無三端難以措其手足元一不敏敢竊鳳皇之一毛以効麒麟之千里獨學而無知孤陋而寡聞跡不践於邱門文有慙於先哲輕塵罕增於巨岳墜露無益於廣川輒申螢燭之光將助太陽之照述而不作有愧老彭冀草前非用警來祀云

奉天錄卷一

唐　趙　元　一　撰

建中四祀先是襄陽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梁崇義自阻兵不朝二十年矣上在春宮情深憤惋及登寶位有誅四凶之志焉詔劔南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張延賞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王邕洋梁節度御史大夫賈耽江陵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張伯儀淮揚節度司徒陳少遊淮寧節度同平章事漢南漢北招討使李希烈充都統諸軍平襄大總管王命須行分路齊進獸奮龍驤謀臣盈幕武旅雲萃旗鼓纔施兇徒瓦解乘勝逐北如巨海之沃螢光漢水浮屍似秋風之吹落

葉崇義之首懸於朝矣世祖昆陽謝安淝水各一時
也詩云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斯之謂矣都統李希烈
自謂有尅敵之功名居然有都襄之志有詔勒歸本
鎮（元缺一字）然生不謕之心乃劫其郡席卷而歸淮寧凡掠
良家子姓悉爲賤隸六畜資財掃地而盡昔太武瓜
步迴師六州無雞犬之響遊子望舍不識舊廬元兇
之拔襄陽甚於斯酷遂縱師陷我汝州河南尹鄭叔
則表奏之上命工部尚書兼右僕射哥舒曜總禁兵
五萬而討之師謀士銳所向莫敢有爭衡者長驅築
壘於襄城縣焉
時國家多故河北幽冀蝟毛蜂起三輔兩畿徵兵日

繼皇赫斯怒爰整其旅詔河陽節度御史大夫李芃太原節度檢校工部尚書馬燧澤潞節度檢校工部尚書李抱眞朔方節度太子少師李懷光神策制將御史大夫異姓王李公晟華原鎮遏使御史大夫趙令珍分路長驅深入賊境雖王師頻勝而寇亦不衰勝負相參殺傷萬計時軍用既多不遑遠略戸部侍郎趙贊上封事請稅三輔兩畿居宇閒架及取兩市富商大賈於西明慈恩二寺置院檢納貪吏深文怨及社稷太史奏曰窨門出天子有詔去城七里内諸窨盡廢之及泚稱兵乃是涇原節度姚令言爲謀主也

時哥舒曜孤軍無援糧儲不繼賊得其便重圍數周甲士日唯半菽馬淘牆皮而芻焉潛表請濟師詔神策制將行營兵馬使御史大夫劉德信御史大夫高秉哲各馬步共一十萬來救襄城勑大梁節度使司徒李公勉發師犄角而攻之（當有脫文）軍書往來同會於汝州之薛店軍令不嚴爲伏兵所敗三將之師望旗大潰戎器委數百里鐵馬一萬蹄沒焉洛陽士庶惶駭北走河陽西奔崤黽東都尹鄭叔則入保西苑唐漢臣奔於大梁高秉哲劉德信收離集散駐軍於汝州詔涇原節度姚令言赴援總師五千東至滻水時京兆尹王翃屬吏置頓牛酒儉薄將士色厲遂傳箭而

迴十月三日巳時也
令言尚在紫宸殿授以樞密并賜賚金帛時御史臺
左巡奏云涇原士馬違命迴戈令言星馳至長樂坂
逢之有引弓射令言者遂擁令言而迴上又使使勞
問則巳列方陣於通化門門衛欲拒使者強之而未
及宣言言加不順上又詔普王及諸王侍書等宣慰
勞之許以重賞又載金銀帛繡等二十餘車普王纔
出禁城門賊巳至於丹鳳門詔召六軍久無至者
時關東河北頻戰不利屢發禁兵相次東征警衛遂
虛上乃出自苑北門六軍羽衛纔數十騎或曰朱泚
是失意之臣恐懷僥倖不如遣十騎捕之使陪鑾輅

若脫於泉爲害滋甚不然以卒誅之養獸招禍立可
俟矣上與儲宮經略不遑而賊已犯禁門遂以普王
爲先驅皇太子爲殿韋淑妃唐安公主親王貴妃等
一百餘人策騎而去乘輿次於咸陽咸陽令李衡俯
集疑二字其妻親奉御膳上命貴妃以下接以恩禮傳飡
而過神策軍使御史大夫白志貞等十數人扈從門
下侍郎平章事盧杞中書侍郎平章事關播御史中
丞劉從一戶部侍郎趙贊右羽林軍使御史大夫令
狐建京兆尹王翃駕部郎中郭雄翰林學士陸贄吳
通微等悉於咸陽而及焉
郭曙與家僕數十人於苑中獵射聞蹕伏謁道左上

宣勞之志願翊從上許之
駙馬郭曖先與公主失意上收公主在内隔絶經年及此曖馳往覓得公主策騎俱赴行在三日夜四更至洛驛奔及乘輿
四日平明至於奉天丞尉惶懼拜舞於縣門其日上幸縣令宅宰臣近侍各居廨署時右金吾將軍御史大夫渾公瑊討賊之迴戈也渾公與家僕數十騎自夾城入北門收集後殿與敢死之士欲擊賊乘輿既出遂奔行在上以渾公爲工部尚書行在兵馬使渾公有膽略泚素憚之既而乘輿乃安時奉天備禦防守皆渾公之謀也君子曰高祖困於彭城而用陳平

之策漢祚興焉晉武得謝安石晉室無替古之君子亦有是夫

渾公雖武勇絶倫而謙讓無匹乃以令狐建爲行在中軍鼓角使嗣滕王湛然爲金吾大將軍嗣鄒王寓爲右衛大將軍前神策軍京西都虞候侯仲莊爲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奉天防城使兼右廂兵馬使仲莊有剛勇善謀略保衛之功次㳂之勳也

初建中之始術士桑道茂奏云國家不出三年暫有離宫之象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制度爲壘以備非常上以道茂言事數驗遂令京兆尹嚴郢充築城使具畚鍤抽六軍之士督策之時上初即位刑清俗泰

盛夏而土功大興遠近不知其言及此都焉

上初幸鳳翔依都府而謀克復或曰張鎰雖陛下信臣莅職日淺所管勁卒皆朱泚部曲本漁陽突騎兇衆城中既立朱泚本軍必生大變以臣度之非萬全之計也敢以死請上亦悟道茂之言遂改幸奉天至其月六日李楚琳殺張鎰而歸朱泚

初令言陣於五門禁兵不出百姓觀者巨億遂整旗吹角入含元殿前先鋒自龍尾道上於中閒周呼曰天子已出今日共取富貴兇徒大呼有頃入宜春院及諸宮將倉忙之際本朝禁衛騎士及坊市百姓擔負財帛塡街塞陌連日竟夜既而羣盜與令言謀議

慮難持久或曰太尉朱泚久囚必生異志若迎而爲
主事可捷矣遂於招國里以禮迎之泚畜姦伺隙久
懷非望羣盜既至僞讓不從而命爲使者設食久之
以觀衆心於是火燭星羅觀者萬計
泚入居含元殿四日平晨出榜榜曰太尉權臨六軍
國家有事東郊徵涇原師旅銜命赴難將士久處邊
陲不嫻朝禮軍驚御駕乘輿已出夜定見神策六軍
金吾威遠英武幷百司食糧者三日內並赴行在不
去者即於本司著到如三日後移牒勘彼此無名當
按軍令議無容貸
泚移居白華殿朝臣見者悉勸迎駕泚顧望惜愕知

未得衆心源休入移時籌之言多不順勸以僭僞泚甚悅之猶尚未決

上初巡幸京城朝官莫知上所在分路探候然後乃知源休旣陳矯計切勸十城門不許出入時六日夜也

上初入奉天有上封事言叛兵共立朱泚兇徒必來攻城請爲備禦門下侍郎盧杞切齒言曰太尉忠貞朝野共知奈何有此傷大臣之心安可令泚聞之請以百口保泚不反後二日泚變梟獍至於城下

上料近藩兵馬可以赴難者須下手詔諭之皆如期至帝尚以忠臣待泚又知公卿勸迎且令諸道軍士

三十里下營時京兆府功曹姜公輔赴行在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俯伏而奏曰王者不嚴衞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翊衞未備若泚忠孝奉國固不以兵多爲慮若狼心巳變則有備無患今士馬在外深爲陛下危之即日召兵入城逮泚攻城巳戒嚴矣

朱泚既納源休僭僞之説又得幽隴三千人與哥舒曜救援者行至澠池縣聞朱泚僭僞返旆投泚泚自謂衆望所集於是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爲皇城留後

泚以段秀實爲心膂發鋭卒三千奉迎乘輿陰起逆謀秀實潛謂劉海賓曰朱泚是薊門一卒去逆効順

先帝嘉之位登台輔不能見危授命而乃宴安兇醜
吾位歷司會策名九寺雪國之耻雖死猶生爾能從
乎海賓曰忠臣節義死而不忘敢不唯命是聽因擇
能行者追賊兵曰城中有變使者六日一更行及洛
驛虜劫而迴驗符乃秀實詐爲賊帥姚令言帖用司
農寺之印也
賊泚用仇敬忠爲同華等州節度使拓東王以禦王
師用異姓王李日月爲西道諸軍事先鋒經略使
上初至奉天用御史中丞高重傑爲平虜使屯兵於
梁山之西隅也時與李日月頻戰官軍大捷後被伏
兵死於鋒刃朱泚出榜兩市及署兩坊門曰奉天殘

黨蟻聚京畿重傑等仍敢執迷拒我天命朕使偏師小將果復敗亡觀此孤城不日當破雲羅布網無路鳥飛鐵釜盤魚未過瞬息宣布遐邇各使聞知僞兵部貟外古之奇詞也

初重傑縱騎追賊獨出於三軍之首兇徒埋伏邀之落其奸便被兇徒生擒親事數十人以伏事之情亡軀而奪之兇渠雖衆追者氣鋭志堅奮然不顧遂被逆黨斫重傑頭而棄其身親事收其神柩入奏於奉天帝見之撫屍而哭或諫曰裨將死撫屍而哭越禮也帝曰大禮非鄉所知也艱虞之際死於王事愍惻豈拘常倫遂盡哀而哭之命有司造蒲頭安之頸而

埋之朱泚得高重傑頭又集僞百官大哭曰忠於彼者亦義於此爲朕之無禮殺我忠臣又命僞有司作蒲人身而安其首以三品葬之皇帝再赴京師詔有司發舊二塋取其首别爲封樹贈工部尚書喪葬官給

時李日月兇威甚銳燒爇陵廟帝甚患之謂渾公曰朕不能保守宗祀赴平多難致使六合沸騰宗廟失主焚我陵闕兇威轉熾應是殷憂之時代終百六唐堯禪舜虞舜禪禹自古有德者進無德者讓有自來矣今天地鼎沸淮楚揺蕩幽冀蜂起萬方震懼請從禪代以救蒼生卿等如何渾公泣涕如雨身被鐵甲

舉身自撲君臣悲涕久之渾公奏曰夫聖人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昔高祖迫於項籍世祖窘於昆陽隋帝厄於鴈門魏武保於南郡三王五帝其猶患諸況陛下承百王之末威靈邁往古小有迍否而懷扼腕臣下之罪也願陛下以社稷爲念毋以小賊爲憂臣請自出一行梟逆賊之首即冀宗社永安唐堯垂拱臣之願足矣上曰朕在蒙塵卿爲肺腑別募裨將卿不可也渾公曰北狄恃金牙之威武頻犯郊畿鄂公取之如指掌臣若不出兇威轉甚上許之渾公先以數十騎從西門出埋伏於漠谷之隅公自將數十騎從東門而出直抵朱泚營壘泚驚不覺墜

梢羣盜大潰公以騎少不足逞銳遂引而西李日月從騎追之至城西門渾公謂家僕曰立功立事只在今日與卿此捷何不取之僕人彎弧射之李日月應弦而斃朱泚鋒刃十亡八九馬家僕者卽渾公之所役人也字小金有詔令公賜姓李氏封異姓王以賞飛矢之捷用旌武功也

初李日月中矢而死朱泚備禮送於長安休祥私第母氏苛魁（二字疑）而不哭厲聲罵曰奚奴國家負汝何事敢生悖逆死猶晚矣朱泚備禮而葬之母氏始終不哭一聲皇帝行在亦知之及李晟收長安諸黨並從夷戮唯李日月母存而不問君子曰馬服君婦有知

子之鑒而免禍李日月母以子叛恩存大義而不哭殊有古人之風

初朱泚謀變大事李忠臣源休等並皆同坐司農卿段秀實與劉海賓伏匕首於靴中內官覺之時聖上行幸羣臣疑貳革亂之間段公以戎服見泚共議匡復往返三四馬泚情洩於言段色厲奪休之笏擊泚之首羣兇駭愕濺血數步兇黨持兵而至段公被害泚一手承血一手指羣兇曰義士勿殺之聲手相及段公已害泚哭之甚哀封忠義侯以三品禮葬之海賓因兵亂而逸於通化門外被役驢者敗之並見害故京師號朱泚爲熱熱熱（二字疑）堯舜號希烈爲當年桀紂

時有風情女子李季蘭上泚詩言多悖逆故闕而不錄皇帝再剋京師召季蘭而責之曰汝何不學嚴巨川有詩云手持禮器空垂淚心憶明君不敢言遂令撲殺之贈段秀實太尉謚曰忠烈賜實封五百戶莊宅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員官諸子各授五品正員官旌其門閭喪葬官給爲立廟御製碑銘君子曰昔臧氏勸事君之節空傳其名不睹其人千載之後見乎段君代有之矣伯仁抗節鍾牙咄嗟有是哉詩云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其段公之謂乎

八日泚於宣政殿僭即大位愚智莫不血怒衛者多是軍人周行不過數十自稱大秦皇帝年號應天僞

赦書云幽囚之中神器自至豈朕薄德所能經營彭偃之詞册文太常少卿樊系之撰文成服藥而卒故嚴巨川詩曰煙塵忽起犯中原自古臨危道貴存手持禮器空垂淚心憶明君不敢言落日朝笳吟上苑通宵虜將醉西園傳烽萬里無師至累代何人受漢恩

九日李忠臣姚令言並爲侍中仍以令言爲閤內副元帥以光祿卿源休爲同平章事兼京兆尹判度支工部侍郎蔣鎮同平章事蔣練爲御史中丞太常卿敬釭爲御史大夫洪經綸爲中書舍人禮儀使是日夜三更哥舒曜拔襄城保於洛陽初公援東郊

也上謂公曰卿行師出陣與卿父何如公再拜而對曰先臣臣不敢比也祇如斬長蛇殪封豕靜氛霧掃欃槍然後待罪私室則臣之願也上曰伊尹去而伊陟嗣文王歿而武王興卿父在開元無西面之憂朕今得卿無東郊之慮及發師之日上親送於通化門百官翼戴觀者萬計則曰茫茫楚塞遥瞻上將之星靄靄秦郊自有登壇之客豈唯漢稱定遠晉有征南而已哉及乎出師於通化門外無故門槍自折識者知其不利以其父翰天寶之末師至乎北門無故門旗自折翰遂斬門旗官而發師旅終有火折控轡之難公此行踵父之徵遂有襄城重圍之難矣

初公駐軍於襄城也希烈莫不懾懼焉有枝梧之象
時公亦以名父之子不忝其役實欲立功成事待罪
私室但國軍多故糧盡援絶三將敗績於薛店城中
戰士中矢者十有八九焉城外兇衆中飛矢抛木者
壕塹俱滿公堅守孤城糧竭於内援絶於外軍志曰
設有金城湯池帶甲百萬無粟者不可守也公遂拔
城而遁焉詩云昊天不傭降此鞫兇昊天不惠降此
大戾
時希烈兵勢漸盛南破張伯儀北敗哥舒曜縱師攻
汴州都統司徒李公勉棄城而逸擁衆而投宋州大
梁遂陷江淮震懼賊既入城貪賄山積河路斷絶長

安以東飛書不通南方朝貢使皆自宣池洪饒荆襄抵武關而入江西節度嗣曹王皐嚴郵驛厚其供億雖有深溪絶橋而驛騎不病四方賴焉司徒李公既已敗績詔以宋汴節度劉公洽充河南道都統諸軍事悉以司徒所管配隸焉

司徒公制將曲環前後數陳行列軍事司徒公多不從其計環以司徒公行軍司馬陳履華兵馬使唐漢臣李載等用事多阻環計不及與諸將同語司徒公以不從其策自維敗績但唯唯然環因叱履華曰都統置公腹心遂辱吾軍命左右製之下馬極加責讓司徒李公大夫劉公皆釋轡錯愕司徒深自抑退以

愛憎不明無所逃於國典大咎在勉非陳中丞之過也大夫劉公謂環曰軍有利鈍時有否泰昔孟明三敗以成功良史稱其美也曲大夫豈得失禮於上公環乃止司徒公以軍敗失土上表請罪上巳出宮覽表潸然謂勉曰朕亦不能上保宗廟越在畿甸軍國之事一勝一負卿其自安因待之如初

十日制將劉德信高秉哲聞帝蒙塵遂拔汝州星夜兼馳於沙苑監取官馬五百疋先收東渭橋於是天下轉輸食糧在此焉軍次昭應列陣於見子陵之西隅二將執酹號令三軍曰今主上蒙塵神器無主長蛇逸網魚脫於泉臨難成功冀在憂危之日翦除兇

黨尅復乘輿勳流子孫萬代之貴言訖左右戒嚴三
軍賈勇鼓聲一振奮戟前衝三覆其軍王師大捷乘
勝築壘於東渭橋時十月十九日也
初十日朱泚自統衆攻奉天率羣不逞蟻聚之衆軍
勢漸雄以姚令言爲僞元帥僞右僕射同平章事張
光晟屬焉以李忠臣爲京都留守
十二日賊次洛驛上使中使翟進秀追論惟明邠寧
留後兵馬使韓遊瓌士馬三千八百人二將受詔夕
而奔命夜到泥泉遲明即路遊瓌等命其軍士分部
巡探東道遊奕人爲賊所獲將送泚泚問救軍多少
泚左右抑令蹈舞賜衣一副付僞詔書宣慰先歸者

待以高爵厚賞遊奕人馳還當夜發至四更開門納之惟明遊瓌等再拜蹈舞悲喜交見上膝之前席謂惟明曰兇孽滔天宗社不守忠貞之節見於艱危卿等急於國難朕無慮也二將宣布聖旨將士莫不感激

時涇原都知兵馬使馮河清進戎服甲楯垂十萬焉上大悦立須將卒軍聲遂振

十三日辰時賊軍大合城下交戰自辰接戰至於申酉之閒賊徒大敗殺傷萬計是夜賊於城東三十里下營周遍原野擊柝之聲相聞廣陌又修攻具上亦命造戰樓拆佛寺及仇敬忠宅而豐其用若乘城而

戰賊多敗衂若出師戰王師少利
十七日靈鹽節度留後御史中丞杜希全及鄜坊節
度工部尚書李建徽各率甲士三千人趨奉天賊氣
方銳設伏於莫谷三軍深入探候失備奸人得便夾
而擊之爲賊所敗希全等收離集散再振其軍
初泚於奉天城東南隅下營立表髙百尺造木檻人
藏其身縋而上之闞我城闕帝深患之召善定砲者
拜御史中丞實封三百戸有崇福寺僧昭悟夜應召
而中之人檻俱碎泚不復更置遂白日移帳於乾陵
上南望之遂有雲梯之役車駕還京與昭悟官爵昭
悟懇辭不受請充别勑崇福寺主有詔依請

時劉德信高秉哲固守渭橋往往出師遊奕於望春樓下賊設伏皆敗績僞皇城留後李忠臣移牒奉天城下請救兵時姚令言等士馬敗績傷者衆恐百姓乘弊而俘之所抽救援將士皆匿刀箭夜行晝伏泚既迫急召機巧之匠設以雲梯刻日而就其梯高百尺濶十二丈梯上可置五百力士城中士庶莫不惶駭上深懷憂顧問百官時神武軍使御史大夫韓澄拜而奏曰臣昔在劒南西山八州防守戰具備諳雲梯小技不足上勞神慮請禦之上曰昔沛公困於項籍而得韓信寡人今迫於重圍上天以卿賜朕千載一時卿其勉之時韓澄親受聖策潛穿地道向彼來

路布乾馬糞二百車以爲火備城上更廣城牆當雲梯相對三十步以大鑊十口各煎膏油散布雲梯之上細剉松脂五十車内庫陌刀五千口白刃如雪排𠀤如鱗城外羣兇三軍齊叫雲梯既動鋒鏑雨集城中木石飛聲雷震俄頃之間雲梯脚陷前不得進後不得退初梯上有濕氈矢不得入梯脚將陷煙火焰然從地而出雲梯之上人自去氈於是葦縛雲飛松脂亂下熱膏雨散中者逼（當有脫文）人脂傍流凡數百步洪焰千尺白日爲之韜光沸聲若雷知漢將之謀也（此句疑）縱田單有火牛之策不可同年陸伯年有白帝之功方堪季孟此韓澄之計也拜鹽夏節度左三軍統軍

初雲梯之動也風勢不利咸以爲憂渾公親率列將
酹酒臨火坑而呪曰天道助順至誠感神賊泚兇悖
圍逼君父乾坤不昧宜降大罰因流涕被面精神感
激拜訖須臾大風起吹賊軍勢益加元缺一字潑油下脂鼉
鼓齊震王師大捷賊敗衂焉時十一月上旬也
城中雖有雲梯之捷素無䕻草糧儲罄竭賊圍益急
戰士多損傷皇太子親爲封裹巡城慰勞有頃賊射
百張弩於上前三步而下上大驚謂渾公曰雲梯雖
捷賊勢尚強位歷之數有窮三皇五帝尚有革易朕
自無德上失天心請從禪代則百姓免塗炭之苦戰
士無傷夷之患朕之願足矣渾公雨淚而奏曰昔黃

帝戰於涿鹿帝舜征於有苗沛公於項氏爭天下大戰七十小戰四十太宗六年擐甲粗平多難況陛下承丕業之餘慶握皇圖而授籙萬方同軌八表恃賴豈以一小豎厭棄皇家百六之災得爲天譴而繫聖心哉臣下之罪也今請更三五日閒若不梟泚首獻捷則臣等甘受鼎鑊之罪上曰張陳尚在吾豈困哉君子曰臨大難而不困者其惟聖人乎百度惟貞始終無替者其惟良臣乎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其渾公之謂乎

奉天錄卷一終

奉天錄卷二

唐　趙元一　撰

時李懷光自魏博圍練精兵五萬越太行席卷而救奉天也晉絳蒲陝慈隰同華等州並補授郡牧頓軍於涇陽子父相繼可十五萬朱泚聞涇陽戰鼓不覺墜榻遂抽軍却守長安時十一月十八日也朱泚圍我奉天四十餘日用我金帛食我牛酒勞我百姓三輔兩畿轉無投義者唯李楚琳先事朱泚獨爲外應餘四鎮將帥盡是王臣及泚抽軍江東劒南貢賦山積爭功効死者如百川之赴滄海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此之謂也

初懷光至涇陽自以爲君父之讎星夜救援方展臣子將用表誠被門下侍郎盧杞陰中之便令赴咸陽頓軍懷光知被宰臣所中不得已遂發赴涇陽軍士怏怏然不得其志其月二十日到咸陽夜造浮橋而濟築壘於孔子澤城周迴四十里中使相繼於路金帛寶貝美人相望繼踵加宰相中書令收城都統至其月二十八日制將御史大夫異姓王李公晟自趙州拔城從飛狐口越白馬津闢難駿奔軍次櫟陽縣有詔加公工部尚書神策軍行營節度駐軍於東渭橋斬劉德信而幷其軍公身與士卒同甘苦家無私蓄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寒不御裘軍氣益盛三禮

之將也初劉德信軍禮不備失儀於公公斬之孔子曰何以爲身曰恭敬忠信而已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信之犯此先誡其劉公之謂乎

時李希烈兵威大盛南敗張伯儀北敗哥舒曜縱師下汴州也都統司徒李公勉不能抗節棄城而遁鄭滑節度李澄謂諸將曰乗勝之軍不可敵今以詭計羈縻而取之以圖萬全遂飛表行在送款元兇

時李納號齊王田悅號魏王王武俊號趙王朱滔號燕王

時神策軍兵馬使御史中丞尚可孤率兵五千自襄

鄧收藍田而入同華節度駱元光領銳卒五千自昭應長驅而入河東節度馬燧使行軍司馬御史中丞王權率卒三千鎮於中渭橋與賊相持泚唯據城重賜金帛而四隅之外盡是王師泚初據乾陵使一騎於城下招公卿士庶以爲不識天命城上伏弩射之立死時駙馬都尉郭曖守東北角手射殺數十人無不應弦而斃賊衆披靡而退曖即汾陽王尚父子儀之子也

先是朱泚典郡鳳翔有猫乳鼠表奏稱境有祥詔下中書詳議可否欲編青史衆議皆以爲不然或曰鼠者坎精主爲竊盜猫者之食是吾君利器伏下之義

也今返食其乳是空我腹賊之徵也果有十月三日之難矣

以其年劒南山西節度都知兵馬使張沛舉鎮五千人叛張延賞而攻成都縱兵至於石笋街延賞無備不暇枝梧棄城而遁投於東川沛以温據爲謀主據素無才略三軍酒色而已延賞使諜者察其不虞知其無備假東川之師出其不意掩而取之枝葉皆伏誅君子曰顏氏云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張沛當之又曰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以騎將之張沛所帥奴才之温據攀危輔朽不敗何待

賊泚初至奉天鳳翔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韋皐領

隴州留後時所在阻絕未知適從皐密謀將帥勵以
忠誠覽其雄心皆願効死賊將王文㬐賫僞牒誘皐
皐欲斬之慮其禍速乃禮而遣之因令其將高光儀
往覘形勢旣還具揚姦計郝通等尋破汧陽縣義寧
軍使李昃以兵會之（當有脫文）新興二州將王震舉鎮歸皐
皐軍容益壯
朱泚以盧龍舊卒五百人在隴州兵馬使牛雲光僞
有疾邀皐將謀大變皐兵馬使翟曄以白皐雲光之
黨張月桂劉原長馳入告變雲光乃領其衆赴泚次
於汧陽逢泚僞中使蘇玉賫僞詔以皐爲御史中丞
玉謂雲光曰太尉已登寶位韋侍御已拜中丞便爲

吾黨可於此還遂卷甲而迴臯僞託心膂迎而勞之
因謂之曰臯受新命更無猜阻若先納器仗方見赤
心雲光素以書生待臯遂斂戎器付臯臯納之於庫
遂椎牛聚酒期以宴賞明日密召隊仗入引衆就馬
坊而悉斬之次引諸賊就席酒未行而伏軍發兇黨
無遺上深賴之拜臯御史大夫隴州刺史特置奉義
軍節度以旌殊能也奉天士卒聞之咸增勇氣不復
有西面之憂臯又命堂兄弇間道陳請朝廷以爲雖
有誅雲光之舉賊忽併來終恐後敗臯使繼到知已
保全乃有勅賜金印紫綬軍中功賞自御史中丞以
下咸許承制授之臯慮奸人反間以阻忠誠乃築壇

刑牲刺血誓衆吏不拒焉吐蕃聞之使贈名馬并及
珍異等尋加阜檢校禮部尚書
時僞皇城使李忠臣每坊團練人心大擾泚自奉天
行迴悉令廢置經三五日閒即使人僞從城外來布
告坊市曰奉天已破百姓聞者莫不欷泣焉
初泚自號其宅爲潛龍宫移瓊林庫國寶以實之識
者曰易稱潛龍勿用此敗之徵也未幾百姓劫其珍
異泚不能禁朝士多在奉天泚班列不備宦豎朱重
曜白泚曰可將家屬往城下使其招百官來若不來
並對彼夷戮僞中使孫知古諫泚曰不可且陛下初
有寶位當以柔服爲心使遠近忻戴若將彼妻子對

之殘害是絕萬方向慕之心人人與之爲仇竊謂不可於是並獲安全賊黨旣敗城内稱慶
時淮南節度陳少遊領卒戍於盱眙聞難即日還廣陵深溝高壘繕甲完守鎮海軍浙東西節度使潤州刺史韓滉閉關梁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距玉山禁驢馬出境以戰艦三十艘舟師五千人自海門揚威武至於申浦而還拆上元縣佛寺觀宇四十六所造塢壁自建業抵京峴樓雉不絕穿大井深數十丈下與京江平凡數百處滉將邱岑嚴酷士卒日役數千人去城數百里内先賢邱墓多被侵毁故老以爲自孫權東晉宋齊梁陳兵壘之故未始有也滉下三千人

先戊宋州即日追還以其所親吏盧復爲宣州刺史
采石軍使增置營壘部内佛寺銅鐘並鑄戎器本司
取處分韓公判云佛本無形有形非佛泥龕塑像任
其崩頽銅鐵之流各還本性旣而並付鑪焉
少遊以甲士三千人臨江大閱與滉境會滉亦三千
人臨金山與少遊相應以樓船金帛交聘於江中時
滉以中國多難翠華不守淮西幽燕並爲敵國公慮
敖倉之粟不繼憂王師之絕糧遂於浙江東西市米
六百萬石表奏御史四十員以充綱署淮汴之閒樓
船萬計中原百萬之師饋糧不竭者韓公之力焉與
夫漢之酇公各一時也

時少遊出軍五十里日午不得食遂行掠瓜州楊子雞犬無遺鹽鐵使御史中丞包佶以財帛一百八十萬疋轉輸入京少遊盡取之佶自詣少遊止之少遊長揖而遣之又遣幕佐責佶楊子苑財帛孔目佶先有守附三千人被少遊隷焉又加伺隟佶心不安遂急棹渡江妻子伏於案牘中佶使使飛表於蠟丸中論少遊收財事上深不平信宿少遊使繼至上問使者少遊收包佶財帛有之乎對曰臣發揚州則無臣發來後非臣所知也上以國步多艱恐更生一秦但從容謂使者曰少遊是國家之守臣或防他盜不爾實軍府收亦何傷時方隅阻絕國命未振遠近聞之

大驚咸以睿情達於通變明見萬里之外少遊聞之
乃安
時諸方閉境自守江西節度使嗣曹王皐東拒李希
烈身在蘄陽數遣貢珍異間道進獻故當時推重焉
上尋命鹽鐵使包佶自揚州達荆襄轉輸東南征賦
舟船萬計到蘄口希烈賊衆二萬掩至嗣曹王皐與
騎將御史中丞伊愼擐甲力戰於永安柵大破之殺
傷殆盡是日若微皐愼之功佶之所統並爲盜資
以其月二十五日中書侍郎盧杞貶夷州司馬白志
貞以宿衛不警貶恩州司馬戶部侍郎趙贊貶播州
司馬尋免間架之賦而下罪已責躬詔去聖神文武

之號於是李希烈李納田悅王武俊及所管將吏皆以官爵待之如初分道宣慰海內忻忻若登春臺矣其扈從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身有過犯罪減三等升奉天爲赤縣給復五年在縣城者給復十年京城減收兩稅之半即興元元年正月一日也

是月朱泚亦改僞號曰天皇元年國號大漢泚以國家府庫之殷重賞（賞有駁文）應在京城公卿家屬皆月給俸料以安衆心泚外賜軍士中撫班列兼修戎械之具攻守器備費用巨萬計洎泚之敗而府藏不竭識者以前後主計大臣不思萬姓之殫竭而輾轉相貧務損於人爲國生患皆是廟筭無良陷君之罪也

時赦令既行諸方莫不向化惟李希烈覆車不改以藍染滑石爲玉璽以折車釭爲瑞誑惑其衆年號武成國號大楚以張鸞子爲宰相孫廣爲中書令鄭賁爲侍中充汴州留後司徒劉公下汴州並從吏戮希烈以蔡州爲宮廣設門額分其境内爲四節度以安州爲南關外生劉誠虛爲南關都統誠虛武勇絶倫希烈憑之而反後被嗣曹王皐騎將徐誠生獲送於

朝廷

初朱泚僭位使走卒齎㨗者日馳數百里送書於朱滔書曰昔文王囚於羑里終王八百之基殷湯繫於夏臺後有解網之頌吾頃典郡四鎮藩吏戰慴唐主

不察信諂諛之說吾罹奸臣之禍便奪兵權雖位列上公詔書繼至情懷恍惚百慮攢心何期天道盈虛五運更代物極則反憂極懽來歷數在躬以登寶位涇原四鎮士馬爭驅隴右鳳翔獻書繼至三秦之地指日尅平吳蜀之閒已令宣示河北一路用卿殄除布新令以示之推利害以誘之懸爵賞而招之張皇威而逼之驅鐵騎以臨之橫行洛陽與卿大會於定鼎朱滔得書西向拜舞宣示僞詔曉諭三軍使令有司條疏移牒諸道曰今月八日大秦皇帝已登寶位關西四鎮應時款附請爲臣妾唯奉天孤城危同累卵不有廢也將何以興今披讖應圖則鼎新之兆先

也同夫夏俗待我后以來蘇今發突騎元戎四十萬奮劔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長驅河北至洛陽與皇帝會蹕於上陽宮牒魏博恒冀等州將士即宜擁節歸朝達於先覺必使勳流奕葉榮及子孫如或固守窮城不識天命必使覆巢破卵易子析骸請看今日之長安竟是誰家之宫闕太山如礪可知非石之言秋日麗天不易勤王之意

興元元年春三月九日朱滔發兵臨河北地士馬宏壯有驕伐之色以先有救田悦之功希爲内應謂悦開辟迎滔因此欲有吞并之勢相魏若下河北悉爲朱氏所有王武俊機謀者料彼敵情防其不意閉壘

清野馳使往來身且不與滔相見滔亦戒嚴秋毫無犯軍次魏境卒惰將驕欲有城下之意時貝州刺史邢曹俊武勇絶倫英威自若厲兵秣馬固敵是求朱滔圍城日夜攻戰

時武俊致書於昭義魏博等書曰自古通賢見機而作主上明明二百年之令主宗枝百代帝子帝孫吾徒頃因讒臣罔上觸藩之際遂懼傾危拒境抗兵偷存瞬息今朱泚竊據於宮闕朱滔長驅於河北聖上巡狩於畿甸希烈倸張於淮楚昔班彪智士知漢祚之未衰馬援書生識光武之可輔今請轉禍爲福以過爲功戮力勤王共匡時難牒昭義魏博滄景等州

即請部署四鎮齊驅魏博擊其前滄景掩其後易定乘其左昭義犇其右掃蕩妖孽廓清寰宇然後奉表紫宸獻書北闕榮家榮國豈不休哉諸軍得書各進表行在有詔令魏冀昭義進軍擊朱滔也諸將受詔各遂攻敵武俊謂二將曰僕才非廉藺今遇時來請効先鋒諸公勒轡一觀成敗二將勒兵據險爲武俊軍援朱滔與武俊自辰交兵至於午未之閒氣色兩衰武俊爲流矢所中遂各抽軍歸營壘武俊謂二將曰軍勢兩衰各請騎士昭義相魏各率精騎五千昭義節度李抱眞使馬軍兵馬使御史大夫來皓爲軍正皓謂三軍曰今以騎士一鼓而摧之其勢必敗賊

營若動便請三軍齊驅如覆巢之破卵百戰百勝之情也曉示訖皓領三軍騎士一萬當鋒而衝之乍聚乍散軍勢彌盛賊恍忽莫測其算且武俊伏兵要害李抱眞使行軍司馬盧元眞勒兵一萬襲其營壘滔聞後軍有變左右顧望軍勢不安遂抽軍奔壘軍勢亦動被王師追逐兵遂大潰棄甲而遁武俊伏兵邀之誅斬略盡三十萬之突騎隨霜劒而星飛數百里之浮屍有長平之冤氣朱滔挺身奔於幽州天喪渠魁遂發背而死於戲天道惡盈其朱滔之謂乎於是河北諸帥獻書行在悉爲王臣皇恩普沾咸蒙洗雪詩云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初田悅叛王命有表請貸絹八萬疋賜賚三軍此爲
不道之萌矣聖上以天鑒孔明無幽不燭謂悅使者
曰君臣父子義無貸假四海之内皆是我家日月所
照悉爲臣妾卿彼將士即朕股肱若信貸假切傷物
議今遣將絹八萬疋以充三軍牛酒之貺便令宣示
曉諭三軍三軍愕然知有逆順田悅不遂其謀矯詐
遂息旋因于紹令孤峘鮮于叔明等上封事揀練僧
道恩制既行宣示天下田悅因此得展逆謀僞稱恩
制揀點三軍老少中人已下多怨謗焉田悅遂調說
三軍拒我王命全軍圍我臨洺守將張伾練卒三千
堅壁深壘號令嚴肅甘苦皆同吏士莫不效其死節

圍經五月糧儲罄竭賊圍不解丕先出私家牛馬用
充軍食三軍莫不感激焉乾牛韋弓並充軍食易子
析骸亦已甚矣
時太原昭義河陽並頓軍於狗明二山時田悅壁壘
嚴肅馬公不果前進問鄉老曰按圖經此山有名否
鄉老曰一名明山一名狗山公曰即此頓軍必勝之
地謂田悅是兔相也丕已糧竭計無所出晨夜舉火
與馬公相應飛書不遂有東風形勢甚便遂作紙老
鴟而致書焉直放上高數百尺風勢愈急直上至馬
公中營田悅命善射者數人射之不及馬公三軍大
叫呼擊鼓迎之馬公得書書意甚急如三日內不救

全軍必陷馬公見危赴難遂進軍救臨洺田悅喪師
十有六七焉遂奔洺州馬公與諸軍進圍洹水於城
西南列三大營悅自洺州拔歸南至頓邱縣也

奉天錄卷二終

奉天錄卷三

唐　趙元一　撰

李懷光返旆解奉天重圍實救鴈門之急功無與議也然而大駕再遷亦懷光之反覆也嗟乎火焚昆山玉石同燼阻兵頡頏臣節遂虧功高太山而不能守名參伊呂而不能全何終始之不一也懷光既招朝議自居反側降吳不可歸蜀無路謂三軍曰吾進無王翦益兵之過退無李廣失利之僁吾心惟勤王而聖主見疑錫之鐵券吾騎虎捻耳掎鹿是困自古列地封王各爲盟主今是時也吾觀兵河中晉之舊壤秣馬訓士以候天時看其形勢見機而取之卞莊子

剌虎之事也不亦休哉軍吏大呼春三月拔咸陽城掠三原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老少步騎百餘萬時上幸梁洋關中四鎮各屯兵戒嚴自固封境更相疑阻莫知適從

時檢校右僕射李公晟以懷光進軍於東北李公戒嚴於西南以卒五千廣張旗幟列陣於滻水之陽灞水之陰遊騎至於望春樓下朱泚閉壘而守不敢枝梧

李公又使大將御史大夫莫仁擢以步兵七千襲懷光輜重騎將陽重問等五千餘人悉來款附李公謂諸將曰公等久著勤勞有垂成之功太尉忽乖臣節

何也公等若執迷不返則功勞併棄顯而不扶焉用彼相黿玉之毀誰之過歟用兵之害猶豫爲大合殺不殺天賊乃發誠能見機轉禍爲福諒可嘉也請去戎器方表素心諸將士等喜躍並棄戈矛器仗山積以禮見李招集叛亡之士收募豪傑軍容日盛關中四鎮知忠義而歸附也則東北之役不戰而成功西南靈旗醜虜而喪魄斷二兇之勢不敢相附皆李公之謀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以二兇之閒兩面受敵遂密表行在論懷光不臣之狀陳孤軍腹背用軍之謀臣請死節王事願陛下天威遠借死日生年臣之願也上覽表潸然謂公使者

曰晉帝北伐劉元海公私軍乘以從行役麴三十餅以充御食尋覽史冊莫不潸然爲之流涕朕今此行備嘗斯苦卿獨存臣節無物申得朕懷今將先帝血脉與卿爲信悉朕深意卿其勉之遂翦髮方寸付公使者使者將命具宣聖言公舉身自撲濺血灑地三軍慟哭山震獸驚陣雲横衝魚躍而沸渭將士拔距爭効死節公謂三軍曰昔逢蒙善射弓不調而不射吳起善戰兵不教而不戰今饗士練師然後可用夫中國者天地之秀氣也明主之所化也聖賢之所聚也千官蹌蹌百辟翼翼皇上行幸爲賊所乘周鼎未輕臣死君難司馬公之食汝只在今日平原君之好

客敘聞穎脫

公精勇感人神雄略出天地義聲一吐威名震於賊庭號令旣行逆命懸於鬼錄三軍賈勇若赴私讎公知士卒可用以行軍司馬鄭雲逵爲軍正察軍情焉用張彧侍郎爲都知糧料使知轉輸焉軍帥孟日華王賁等爲心膂蒐乘補卒各有司存焉軍容大盛與亞夫細柳各一時也

坊州刺史竇覦徵召百姓防城擬充行役管內鐵鐘鑄爲戎器監者盜其鐘鐵用充鑄鏵及鏵成而作鐘鳴響人謂之妖怪遂聞其州縣鞫問其故乃鐘鐵也覦自忖爲發機之首遂取鏵置於淨室焚香禮拜供

養焉

時蔡人縱兵已下汴州遂有呑江淮之志三吳股慄其遊騎達於襄邑縣宣武軍先鋒寧陵襄邑兩城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高翼統卒一萬固守襄邑有轉輸之粟利器山積爲賊所乘不踰旬日軍敗城陷戎裝委粟悉爲盜資矣襄邑爲蔡人所有高翼有勇無謀不思孟明之敗遂憤惋投河而卒君子曰夫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智小者不可以謀大斯言信矣

蔡人僥倖遂欲長驅自謂莫敢有爭衡者時都統副使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宋亳節度劉公洽幽隴兵馬使御史大夫曲環淄青兵馬使御史大夫李克信并

永平同華等軍有詔以劉公爲都統諸軍事五軍步騎十五萬大會決戰於沛水之陽白塔之地自辰至於申酉之閒勝負相半賊益生兵我師不利夜後抽軍各不相救都統劉公宵迷細柳縱騎奔於敵營也去賊稍近步卒桓少清謂劉公曰僕射是萬里長城國家天柱軍有先虛而後實今少有不利縱騎奔敵以愚度之恐非計也便逼劉公而控其轡劉公謂少清曰若審爾者終不相負假我戎器意乃決也少清以戎器授於劉公遂控轡而迴三更達於宋州劉公收離集散保守城池秣馬厲兵以俟後舉

孟夏之月蔡人有白塔之捷縱兵攻寧陵自襄邑達

於寧陵路經七十里外水陸荐至樓舩河中魚貫相次步騎兩岸蝟毛蜂起蔡人驍捷自謂功在頃刻時寧陵兩城都知鎮遏使兼御史中丞高彦昭宣武軍馬步都虞候先鋒救援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劉昌御史端公張昌等築壘清野秣馬訓兵憤氣塡胷誓雪國恥蔡人恃衆攻逼城邑自秦漢出師攻戰之具未足多也公皆禦之九攻九拒百戰百勝元兇使道術之士置土壇祈諸風伯承風放火焚爇戰棚凡數百里閒煙焰衝然風勢愈急兇徒順風上城攻擩女牆百堵皆盡戰士多難之高公按劒登陴而望之見兇醜方盛將士不安乃仰天而嘆曰今逆豎馮陵兇威

轉甚皇天后土豈無靈應者哉昔呂光伐龜茲也尚感神獸呈質而軍師大興宋祖之伐慕容蒼鵝入幕今仗皇天之威爲國除殘去害若運數有終彥昭請死於此城以勵臣節如其國祚再昌上天降鑒使請迴風知神理之幽賛也言訖而風迴三軍賈勇請求死鬬女牆高處公令旋立木棚與賊交鋒狂虜奸謀一夕萬變公皆隨而應之棚上烏衣者如光武之鵶路焉

時中丞劉昌潛謂左右曰乘勝之軍不可敵況彼衆我寡倍兵不戰軍機所誡不如拔城以示弱東至宋州與僕射連轡出其不意功必易成遂令廝養之卒

策騎而備焉高公知之勑諸守人各固封界無令失機遂自往下城先謂公曰頃爲女牆戰棚未得用機令戰棚已燒女牆又盡乃可展其方略也天下功勳在此城取之劉公有所懼強請高公曰淮節昌取之（此句疑）中丞勳業何啻淮西也二將言訖高公登城號令三軍曰劉中丞意欲拔城示弱覆而取之且中丞是救援之軍彥昭是兩城之主得失只在城主又將士身中刀箭者並於城內養之彥昭棄城而遁則傷者死於内逃者死於外何以能安三軍忝與兒郎爲主不能堅守城池忍遣兒郎頸犯白刃吾不爲也且軍令在和不在衆謀主在德不在勇商周之不敵也昔

謝安石以羸兵七萬敗苻秦百萬之師魯姑女子之
義尚能罷齊軍之衆況丈夫食人之祿死人之事匪
石之心確乎不拔臣節有在三軍將士或號或泣喜
躍兼并咸曰我公若在兒郎等死日生年於是距躍
曲踴請求死戰
自此以前分番上城更直巡探自此之後並皆上城
三軍同心萬人一德劉公見公色多媿赧高公諭曰
昔賢之用兵也任賢才布德政不戰而勝不攻而取
今之用兵也尚奇策重權謀守必全戰必勝今以國
步未清皇上巡狩大盜移都且須散金帛犒師旅使
聞鼓而蹈湯赴火聞金而星布雲合賞給之備請中

丞條流城外小虜不足爲慮
時圍益急西北角女牆悉盡賊居平坐顧視城中無
不委悉軍士皆有難色高公精貫白日神情自若謂
三軍曰今是壯士封侯之始忠臣効節之秋明主立
賞以待賢懸爵以錫功彥昭身先士卒有異議者當
按軍令言訖按劒前進慷慨咄嗟畏我忠誠賊軍稍
解高公取私家牛馬大會將士肉山酒池三軍皆醉
高公爲三禮之將戰士爲萬死之人天下安危寄在
茲日賊雖小退兵衆尚强高公命幕佐修狀請益兵
判官尚華狀稱賊於西北壘道更高左擊右攻平視
城内日夜交戰以棚爲牆鋒刃相持不踰咫尺伏惟

僕射去食存信救此孤城遊魂之年返骸之日謹錄狀上伏聽處分判官將呈高公高公見之謂尚華曰判官輕我軍士卑我將帥若值六國爭衡吾則與廉藺齊驅如逢佐漢開基吾則與韓彭並進今城外小虜可以權道取之尚華未盡深意焉得壯彼兇威易我王師乎索紙自修其狀高公狀云看此賊勢朝夕西遁以今月十八十九日頻日出師乘其不意生擒大將等三十五人今見所令由錮身送上斬首三千二百級賊徒膽破軍勢不安逃遁有迹日夜枝梧免落奸便伏惟高枕不用遠憂謹錄狀上劉僕射得狀忻然慰懷謂將士曰良將在西吾無患矣選驍勇之

士八百人重加錫賚戎械鮮潔令赴寧陵半夜而入蔡人不知平明蔡人逼我城邑且貔虎之士一以抗百鞞鼓一振萬矢在弦鳴笛一吹千弩齊發兇徒瓦解何牧野之類馬遍野積屍豈昆陽之可匹蔡人謂我救軍從天上來遂亡旗而遁高公練其騎士追之俘斬萬計自寧陵至於襄邑樓船寶貝悉爲我有倉庾輜重實我資糧汴河之陰枕屍數十里皆高公義勇之功也

時劉公書與高公勞之曰宣武者天下咽喉國家之襟帶元兇傑逆竊弄神器洽與五軍大戰幾落奸便走馬奔馳分爲擒虜昔燕昭王收燕之餘人欲報強

齊雪先人之恥折節下士卒招賢俊築壇拜節郭隗爲師於是樂毅自魏而至燕國旣安人民樂爲用也以樂毅爲上將軍糾合諸侯共伐齊下其七十城今洽爲國除殘去害天借賊機官軍不振賴中丞異代間生夷兇翦暴心貫白日功高一時請迴洽官爵並與中丞事寧劉公表奏焉詔拜公御史大夫實封一百五十戶

公英謀獨斷爲天下紀綱武略雄圖有濟時之策變化在乎方寸神鬼不測奇謀拔濮陽則齊魯亡魂守寧陵則獨匡王室趙魏燕齊之列將爭來款附嗚呼天降兇孽禍亂相尋蚊寅亂飛處處皆有高公獨守

孤城奮不顧命徘徊嘆息嗟漢祚之暫衰慷慨懷忠
知唐運之復振烈士臨難而盡節忠臣見危而致命
力竭弓劒血殷朱輪杖戟咄嗟懦夫慴勇積屍成觀
豈寗陵之足高流血成池嫌汴河之不廣元兇遁走
江淮乂安千載之後尋巨唐良臣傳知高公盛德之
不朽也何必寇恂河内鄧侯關中而已哉夫子曰丹
漆不文白玉不琱質有餘也公之元勳碩德巧思奇
謀隨機應敵戰必勝守必全實曠代罕儔也
時壽州刺史御史張建封總師五千屯於霍邱時希
烈兵威大盛一戰而伯儀棄甲再戰而哥舒拔城大
梁雄藩不暇自守維陽巨防屢申款附公用軫於懷

謂三軍將士曰今大盜移國京師不守公私塗炭皇帝蒙塵未見申包胥慟哭於秦庭但見姚令言稱兵於肘腋希烈屢勝勝則必驕驕則可圖也軍雖小伏順可立大功在於此時也

公雖外示威武而内攻守之計未知所出百姓李通耽翫之士也聞之謂子弟曰吾聞君侯勳庸久著才業甚高衆所具瞻遠近景慕今以西鄰傑逆密邇封疆有勤王報國之心無曹劌蒯通獻奇之士於是策蹇足造軍門請謁於公將吏問其故通以情告謁者乃見之公謂通曰來我轅門有異見乎曰然公曰子試言之通曰昔沛公抜足揮洗元德三詣亮盧韓信

請計於左車此數者求賢之謂也夫決安危之策定理亂之機佐造化之功攬英雄之志除天下之禍議萬全之計不在思賢而在知賢今天下安危在於淮楚師律振則三吳安三吳安則國家不失外府君侯即宜收集子弟禮遇豪傑閱子房黃石之書披淳風衛公之術奪賊馬以益騎收賊糧以益儲殄滅元兇致君堯舜若不然則閉壁深壘按甲養兵自保封疆外假英雄內修文德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如是縱不能牧馬申蔡豈使虜入封境哉張公曰子少止吾知之夫兵者兇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又曰聚兵十萬日費千金又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昔者李陵提兵

卒五千深入絶漠當單于莫量之衆吾今兵數不減於陵矣賊又擅帝王之號假諸侯之力已下襄陽而令若秋霜盡歸本鎮而飛走無遺殺戮不辜過於赤眉黄巾矣及攻州郡剥喪黎元塗炭士女奪人之妻離人之親劫人之財孤人之子王孫之室翻爲原憲之貧糜竺之家乃作鄧通之鬼天怒神怨此可取乎今當圖萬全之計不知一戰之策也張公深識遠慮潛圖密謀人所不測也知本道必有與賊通好之事賊必有往來傳命之使欲因斬之以建功業大興師旅以成其勲是以匿鋭沈精通不之知也

未幾本道揚州節度司徒陳少遊見元光兵威日盛

謂三軍將士曰揚楚之人故多怯懦淮寧兇勇難與爭鋒今可以權計覊縻而取之遂表行在使討擊副使温術於元兇塗出壽陽張公知之乃縶術於官舍而拷其行旅果獲款狀使使上進有詔追術帝親問其故温術雖即言之猶爲魯諱帝謂術曰張建封據一州之地馳半縣之卒當賊大衝少遊居維揚雄藩脂膏之地十萬之師唫嘯可致竇融河西之節應爲漢網踈也帝居行在且復含垢而已

尋元兇使僞殿前散將兼衙前虞候楊豐送僞赦書於揚州張公察知而獲之乃集三軍將士百姓士庶等謂之曰李希烈起自戎行驟遷台鼎素無才行偶

遇時來而不能思致身之所敢肆滔天之禍物極則返木秀則摧不守窟穴恣其非望楊豐敢與兇謀搆我節使昔漢將寇恂斬隗囂使而下其城今是時也斬豐而表聞帝覽表大悅加公御史大夫盧濠壽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勅書手詔繼踵而至軍聲大振

公於是敞大幕立義旗賞英賢練士馬大豪俊傑爭來効節公皆隨其才而用之君子小人咸盡其能幕府無遺才矣遠近向慕元兇懾氣將士皆樂死戰公乃蒐三軍之實聽輿人之頌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也元兇北下汴州東破襄邑全師攻逼寧陵土山壘道

瞰臨城內公乃悉銳躡其後師次固始賊顧望寧陵返旆至於大梁不敢安席席卷南馳以赴固始之急張公既解寧陵之圍復全軍歸保於霍邱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武之善經也既而飲至策勳慶賞遂行無不忻然元兇自此不得其志汴州覆敗後尋亦憤恚而卒詔拜公檢校右僕射兼徐泗濠節度觀察處置使錫賚繼至御札盈箱其見寵遇如此

奉天錄卷三終

奉天錄卷四

唐　趙元一　撰

上初拔奉天而東駕至宜壽縣北渭水之陽謂侍臣曰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勢因潸然流涕時工部尚書渾公聳轡而對曰易稱先號咷而後笑素王之至言肅宗幸靈武代宗幸陝郡尼父遭匡人之難絃歌不輟其聲故曰臨大難無憂懼者聖人之勇也言訖濟河六師巡狩駕次駱谷青山有八十四頭盤直上千仞山勢岧嶤攀蘿登陟見蓬萊之遠岫遥望五峯似一拳之培塿山頂無草木直下望煙霞時聞春鸎關關往往山鳥叫嘯日旰萬乘思食前路尚遥躊躇

之間忽有一徑不容乘騎人可纔通循此而行過數百步忽見僧房嚴肅廊宇清閑石砌散花金鋪曜日彩素丹雘樓殿遍谿寶鐸喧空和鈴雜吹地逾高勝境界難思池沼澄虛下含煙霧異果呈實殊香滿空千葉蓮開萬年花發芬芳菡萏相映林泉又見老僧年踰八十貌古神秀氣清體閑先驅稽首謂老僧曰皇帝巡狩路阻崎嶇谿谷萬重杉松拂漢脩途尚賒日旰須食帝將憩駕御膳如何老僧曰聖人行幸迴駕在近左右扈從其數幾何先驅曰若在路從駕其數莫量今在左右纔有千數老僧曰千數之膳何足介意先驅見山中人物既少處難修辦老僧心知謂

先驅曰昔左慈術士也尚巵酒片脯犒勞三軍醉飽況香積之飯戒定慧之薰修百萬人天尚猶不盡況乎一千人數胡足為多矣於是飯瑩珠光羮鮮玉液明踰麗雪香奪芳蘭扈從千人無不飽足聖人憩駕歡情見容心思聖言再欣再躍食此飯者身安體輕皮光色潤知是聖人無作作則感動天地靈祇百應（元缺一字）是忘機自然而至也老僧曰山中小徑路僻人稀山頂孤峯唯聞猿嘯清風明月空伴經行之時流水行雲豈知坐禪之劫

聖上迴駕循路南征俄忽之閒迴首返顧但見空山萬仞石壁千尋草木不生罕逢人跡皇帝倍生驚異

焉遂向山稽首而言曰朕知諸佛聖化也國祚之所
恃蒼生之所仰願朕早尅京師天下通流必無留難
言訖循此數百步南望漢江仲春草青俯臨細水目
送歸鳥心懷漢宮皇帝潸然不覺揮涕百官扈從强
笑含哭從此南行不過三五里即入崆峒之谷直下
萬尋風水潺潺似鳴琴之逸韻雲蘿蓊鬱狀仙洞之
幽棲石壁紅崖自然錦障猿聲鶴唳過客傷心於是
三秦遺老雪涕而望乘輿行路咨嗟相視而思漢德
趙魏之將返旆而討賊臣恒冀諸侯攜手而歸德化
三吳三楚稽首而捧綸言三蜀三秦罄節而宣王命
駕次漢中梁洋節度嚴振草創朝廷盡忠社稷位兼

中外銓敘羣材行在肅然遠近忻慕四方貢賦如百
川之奔東海也南方士庶如岐陽之輻輳焉
上以僞號未翦志復中原盡禮接垂釣之賔罄恩感
拔山之將皇帝曰萬方有罪責在朕躬今社稷不守
播在山谷緬思七廟無主入陵絕饗莫不痛心疾首
今須擇名將揀良臣授鉞專征誰可任者朝廷衆議
以工部尚書渾公可充此役乃擇日齋戒設壇場皇
帝先居正位渾公北面而立帝親操鉞授公曰上至
於天下至於泉將軍制之勿以受命而重死勿以怯
退而喪軀審候敵情善觀時變務在全軍濟衆順天
除害公乃卜吉日備軍儀鑿凶門而出師帝自推轂

乃辭而行是日軍中不聞天子詔但聽將軍令介冑之士愕然相謂曰萬國蒼生之命懸於將軍矣渾公身擐黃金甲領步騎三萬從斜谷出師李楚琳雖與朱泚通好畏我奇謀不敢出戰渾公自渭橋（元缺一字）水之陽引師東上至武功縣會泚以步騎四千人玉帛三千馱自長安而來欲往鳳翔涇原充三軍結好共拒天命會公於武亭之川泚卒素豐金帛先來挑戰渾公以上馬遠來未（元缺一字）遂抽軍於武功西陂下營以挫其銳氣渾公先與羌軍和好使其遊騎引之取路於東原而入渾公自將麾下從西陂而進合勢夾之賊軍大敗斬獲殆盡積屍塡谷白渠水咽而不流

驍卒四千一無遺脫所獲金帛並充羌軍賞給禮而
退之公一無所取然後引軍入奉天城移牒諸道渭
北靈鹽邠寧涇原鳳翔等諸道繼至中原尅復自此
而始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邵伯有成王心則寧
又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其渾公之謂矣
夏五月二十有八日右僕射李公晟金商節度尚可
孤同華節度駱元光神策制將高秉哲潼關大使御
史大夫唐朝臣等自東渭橋至終南山百有餘里南
北布兵騎士行列前後如魚鱗焉李公從苑東北角
壞垣而入泚不之覺泚用張光晟爲門下平章事委
以心膂光晟勢窮因爲内應李公縱騎至於白華殿

泚方知官軍大入不敢枝梧策馬而遁李公搜索宮苑殄掃羣凶然後使之號令此句疑都人不知軍令肅如也

渾公使河東節度兵馬使王權從中渭橋而入公與李建徽韓遊瓌戴休顏張憲甫等西至茂陵東至周市坡夜半下營遲明就路逮乎日出連騎齊驅朱旂焰天元甲鱗地咸陽孤城一鼓而下

渾公使先鋒遊騎東入長安然後大軍繼至與李公同梟凶黨先鋒至三橋逢李公使者賫牒與渾公令取北路追泚渾公却入咸陽與諸將計會諸將皆云李公使者言從東面收城國家金帛寶貝三軍豐足

而我諸軍跋涉山川侍衛乘輿草創建朝廷返旆破殘賊李公下長安賴我武功之捷李公不自追賊移牒北軍是輕我也且爭名於朝爭利於市見機不取更欲何爲且李公士馬不過十五萬金帛既豐必有驕我之色宮苑綵女悉爲僕妾各自顧金帛守妻子誰爲戰者今我此軍且有朔方神策幽隴宿衛不下二十萬若卷旗而取之如餓狼之逐跛兔鷹隼之擒困雀也騏驥之逐駑駘也今若不取後難圖也渾公愕然而謂三軍曰將士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昔藺相如駐車避廉頗分路而行車下之人請歸穡養相如問其故對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相府避

路廉頗有不強之色臣下無依請歸田里相如謂從
者曰廉頗威武猛勇何如秦昭王曰不如也相如曰
吾尚不懼秦昭王豈難於廉頗耳今諸侯不敢加兵
於趙者爲吾與廉頗若吾與廉頗相得失勢不兩全
諸侯乘危而進軍趙必危矣吾是以避路爲趙國社
稷非難於廉頗也從者曰君子之智非下臣所知也
遂再拜受命廉頗聞之負荊請罪爲刎頸之交吾今
亦然也吾有保衛之功亦神理之不昧李公抗二兇
之勢亦有莫大之功今蔡人竊號於梁國懷光不賓
於晉府聖主巡幸而未返楚琳伺隙而進軍當有脫文懷光
得志於蒲晉希烈侵淫於河洛齊魏抗兵於封境即

人臣道喪聖主何安根本未寧枝葉何寄吾是用勤
王志存社稷上在奉天功臣將士優賞至高足豐其
用公等父母妻子並在長安今若與馳逐則白刃之
下孰辨賢良黃塵之中寧分貴賤崑山縱火玉石俱
焚霜飛上林芳蘭同殞流血積尸之地寧分父母之
容千軍萬馬之中孰察妻孥之狀公等血屬豈不殆
哉今若戮力同心共成王事誅斬兇黨獻捷王朝子
孫榮慶於前恩光更流於後豈不休哉三軍將士曰
君子所幸小人之不幸也非臣下所知也敬奉命引
師西上朱泚奔西戎至寧州官屯從者梟首送於漢
中渾公擁節輿諸將返旆迎駕而歸於國都也孔子

曰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震代守之以怯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又曰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豈不然乎

李公晟電掃關中欃槍巳滅風行草靡車軌攸同兇黨伏誅枝葉皆盡逆人之迹並令削除天府神都咸稱萬歲李公軍政鄭雲逵時爲行軍司馬收長安爲前驅焉嗇銳拔堅拔距摧敵上知文武絕倫深謀邁古屢有詔言寵錫殊常初收京師充搜獲宮殿斬決解補皇城留後灑掃禁衛如此等使踰三旬焉車駕歸復京師尋遷給事中衛尉卿兵部侍郎度支副使公文武上才聲名籍甚執事不平之令公朝堂謂諸

執事曰晟有渭橋之捷並是鄭雲逵之功今天下無爲方欲指陳得失莫見皇帝還京有乖雅意衆俱茫然唯稱不敢其見推之切如此張彧侍郎令公之子婿也見機之士也請固守渭橋倉轉輸諸軍糧儲有繼祕略元勳忠誠決命贊令公義勇參佐幃幄大興王師掃清宮掖可謂佐畧之雄也王賁侍郎即令公之宅相也志大氣雄酷似其舅佐渭陽而主定大業功冠乎時統師旅而雄勇絶倫忠義宏代累受詔旨誰曰不然立事立功是崇台鼎可謂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矣軍帥孟日華膽勇殊倫謀猷罕匹以戰必勝所謂與王以守必全所謂寧國七擒七縱深

知敵情負戟前驅當鋒瓦解帝嘉其誠節寵錫殊常尋拜工部尚書渥恩屢至可謂中興之良將也令公輔天地正星辰實此四公之力也雖古用賢不啻過也

令公崇重刑法不貸時僞門下平章事張光晟侍內應之功辭公先往迎駕擬立功於衆臣之上李公知其姦詐乃集三軍而讓之曰君子蹈道以全身小人反是以伺隙吾聞忠不惡君智不叛上勇不逃死光晟(當有脫文)且同謀不終其義佐漢又非純臣事迫勢窮反噬其主晟方掃除妖孽洗滌宮闈四兇碎首於王階三苗屏除於天外光晟返覆其君亂我邦國將付大

戮以戒將來豈可使首鼠豎子與我同天乎付都虞候賜之極刑光晟臨死而言曰傳語後人第一莫作第二莫休此乃賊臣之詞君子曰神策秘算豈昔智而今愚俱爲漢臣何前忠而後亂二心事主豫讓之不爲三思而行季文之善志

李公一清宮掖德比伊周再殄兇渠功超衛霍社稷立宗廟安命有記言（二字疑）之官百司不紊表奏行在詔命公自苑囿畿甸皇城諸鎮各量功補授其廊廟貧格制於行在

工部尚書渾公自下咸陽追捕逆黨與四鎮節度迎駕於洋梁大駕還京威儀輦轂前後部伍兼四鎮六

軍神策威遠並渾公爲總政而歸於長安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又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渾公有焉

皇帝發自南朝來歸鳳闕雨師灑潤風伯清塵玉柱金繩御路星布金吾六軍神策四鎮三台八座九寺公卿十二衛將軍省閣郎署先驅後殿旌旗蔽野雅樂喧空麗日披雲緑山被谷駕次陳倉縣鳳翔節度李楚琳與九縣官吏耆老等五千餘人拜舞於上前上令中使宣勞官吏耆老等楚琳一無所問以其貳於我也

初楚琳與張鎰腹心見泚僭僞遂賊殺鎰而歸泚泚

授楚琳鳳翔節度泚攻奉天楚琳供應及李懷光救援軍次涇陽泚却守長安楚琳勢窮遂進節奉天帝不悅命左右焚之即欲（元缺一字）議上以天步猶阻含垢匿瑕且爲容忍遂發使賜楚琳節羈縻而取之後懷光阻兵帝幸洋梁楚琳又與泚通耗帝聞之深不平皇帝還京楚琳從駕至長安詔授右衞將軍表請出家有詔依請遂不得志愁憤而卒

上至咸陽縣李公以金商同華神策等軍馬自丹鳳橋至於便門六十餘里御路兩旁前後魚貫錦繡交錯朱紫相輝鐵馬排空霜戈曜日工部尚書渾公嗣鄭王寓京師都防城使侯仲莊靈鹽節度杜希全渭

北節度李建徽駙馬都尉郭曖邠寧節度韓遊瓌羽林軍使令狐建金吾將軍論惟明等五十餘人並是柳營上將麟閣功臣爲前驅焉

上發自咸陽縣都人士女僧道耆老兆庶迎駕於路寶幢幡蓋金爐輦轝排空塞野駕至三橋中書令李公與同華節度駱元光金商節度尚可孤潼關節度御史大夫唐朝臣神策制將高秉哲等奉迎於乘輿李公見上自撲於地號哭良久氣絕上亦悲不自勝詔令左右灑水救之方得蘇息文武大臣莫不掩面雪涕李公含悲而奏曰臣在朔方與河北叛將鋒刃交馳將必清宇宙之沴氣洗乾坤之瑕垢然後返旆

歸朝致君堯舜不期事在蕭牆禍生不意涇原作難
朱泚亂常大駕播遷宗廟無主此則國無謀臣致有
斯禍言訖哽咽舉身自撲流血灑地億兆之衆莫不
潛然
孟秋月十有八日皇帝再復神京百姓衣冠或號或
泣或喜或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暗夜之遇明燈
狀嬰兒之逢慈母是知龍蟠虎踞之地非蚯蚓之所
居鏖穴鳳巢之場豈鵂鶹之所止慶雲騰而萬方喜
麗日升而六合明散寶玉以賚功臣改秦科而用漢
法吳山楚岫雲霧廓清碧海滄溟波瀾肅靜文無不
盡武無不甄堯風流而四海和舜雨行而萬方泰於

是議封賞禮山川蒲輪結轍於幽巖茅土分封於將
相皇帝巡狩知稼穡之艱難大駕親征悉軍旅之勞
苦玉移荊岫陰德潛通桂馥幽林芳香更遠
於是御正殿率百僚降鴻恩於大赦率土大同羣生
遂性然後聖上坐紫極以問政考青史以求賢千官
指日以獻誠萬方重譯而來貢舊染汚俗咸與維新
雷霆息怒明煦嫗而爲心日月所臨知聖德之光大
修神農之播植垂堯舜之衣裳凡在生成孰不慶幸
方復責躬克讓庶績咸熙協和萬邦平章百姓察璇
璣而齊七政調律呂以暢八風疏山奠川任土作貢
休徵允集惟德動天書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時太極殿前紫荊樹直下數仞偃蓋盤旋枝葉蔓延徬蔭百駟羣兇竊據磨牙噴毒物由人感其樹勁死皇帝歸復榮茂如初則知聖澤滂流恩霑草木時金吾將軍論惟明上詩曰豺狼暴宮闕拔塗淩丹墀花木久不芳羣兇亦自疑既爲皇帝枯亦爲皇帝滋草木尚多感報恩須及時皇帝披覽久之龍顏大悅令中官馬欽淑宣言勞慰賜絹一百疋雜綵二百段金盤一信宿帝謂惟明曰朕心即終南之不移卿志如寒松之不變不惟吾荅卿勤王別有茅土報卿忠義尋除渭北觀察惟明受言而色不暢帝知之謂惟明曰卿家有諱所以授卿此任也惟明受詔赴任續有

詔言謂惟明曰卿父成節但諱成不須諱節尋加渭北節度兼觀察處置等使中使繼踵其寵遇如此時洛陽定鼎肅穆而禁苑生風西漢秦宮垂拱而神光滿室九州八表鼓腹而歌中興萬姓千官接袂而沾聖化方且大引時望廣樹腹心蘭菊無遺幽滯必舉遠安邇肅俗阜民康分建諸侯維城作鎮渾公珍懷光而鎮河中李公撫涇原而鎮鳳翔然後知邦國有難忠義挺生則天欲崇武氏狄公爲死諫之臣韋庶人搆禍宮闈劉幽求定策梟戮安史繼逆汾陽王功濟乾坤建中之孽功臣掃定沃沴（當有脫文）而清帝室美矣哉松筠之節經寒霜而轉秀英雄之士對白刃而

彌堅淩風守義破膽噴腹不怯平生志伸主辱故能使兇徒瓦解不忘戰將之功醜類殄殲足表漢皇二字疑之德美矣善矣實社稷之臣也

奉天錄卷四終

奉天錄後跋

唐趙元一奉天錄四卷元明藏書家均未著錄然全文備載永樂大典中不審當時何以不收入四庫意其與正史抵牾文義錯謬無從攷證耳四川龍觀察萬育得諸徐太史松家未及校正以活字版印行不分卷數截然四段細按之即原書四卷也近又得常熟張氏本雖是舊鈔所分四卷卷多寡不一改易處未甚精允今仍從永樂大典本擇其善者補正一二其不可強通者仍守闕疑之義此書與安祿山事蹟平巢事蹟相類皆唐人舊帙絕無僅有之書沈晦深爲可惜司馬溫公通鑑攷異引徐岱奉天記入

條中有一條與趙錄字句悉合則在宋時徐趙兩家亦已溷淆局中未暇剖晰此可證也刻旣竣爲跋數語以質龍徐二公庶不負傳世苦心云江都秦恩復伯敦父跋尾